



水心文鈔卷十

上西府書

某甌粵之鄙人行年二十有五於今世最為不肖雖少
曾讀書頗涉治亂而言語遲鈍意向迂闊自度無以求
知於當世君子在京逾年未嘗有所詣今者收拾廢放
將就隴畝然而伏念天子明聖親御明堂布德施教潤
澤海宇猶懼闐闐之隱或不自得於是屢下直言之詔
招採山巖遁逸之士狂狷朴野之人凡天下之大政師
旅刑賦之本末道德法制之先後至於宮掖之議民伍

還淳方蔡如朴山選



水心文鈔 卷一
之情宰相之所未及行諫官之所未暇言者咸得極陳
於前無有所諱而某雖不肖實治其學伏惟執事英傑
俊偉材智特異忠勇竝昭嘗以再期之年行數千里盡
守上流要塞之處今又近掌地官不盈月而在右府天
下想望風采日觀盛德位尊責厚愛深慮遠然則今天
下之事非某誰實言之非明公誰能聽之且盡言而無
利害之心與噤言而求盡天下之利害非明公與某而
誰望故願求見左右略疏一二惟明公深思之無忽某
聞古之所謂英雄豪傑之士者必能見天下之勢故能
因人之未定以收其權因天下之不足以成其功昔者

09450
光武起於聖公假立之中受節濟河羣盜相王成等未
立及鄧禹納說則收二郡取河北祀漢配天業侔西京
其後元德以摧敗之餘寄命新野而羣雄若崩厥角北
面曹氏當是之時以爲無復爭矣然孔明一起則河東
合從曹公奔遁劉璋失國連荆益之衆東向以爭天下
漢幾復興今夫天下多才勇敢之士居於可以有爲之
地而終於無以建立或反以敗亡隨之者此無他不能
見天下之勢而陷溺於流俗之習也請遂言今天下之
勢夫使民無嗜戰之意而亦無畏戰之心外可以立功
而內不失爲無事鄙後世鞍馬之勞而坐收三代揖遜

服人之獲此豈非今日之所願欲哉夫卻藥於瞑眩而愈疾於至危此亦病者之所願欲也然而實難自唐末五代之禍天下生死於兵藝祖因人心之患苦削而損之其後太宗下太原勢可以定燕代而不果真宗幸澶淵力可以破契丹而不聽乃反黜幣賜金自詘不校以懷服之至於仁宗遂專以偃兵不戰持守天下當時元老大臣以和親避狄爲上策學士大夫以因循苟簡爲正論犯樂喜之譏成子木之詐晏然自以爲仁義之勳莫能易也是故元昊智高雖號桀黠計其強武曾何足以方冒頓頡利之十一二而吾士馬全盛生民安業然

一方有警天下震動羽檄日奏無戰不劬天子爲之憂愧太息引咎鎮撫然後少安兵寢事竟則謀議之臣動色相賀以爲萬全不自知其恥也畏戰無勇之俗於是成矣使其民便於擊刺狃於兵革遂悍而不反若秦人之末世固爲非也如使一切不計以求苟安侵膚及骨扶服拜起將成二周之餘俗文武之先君固如是乎熙寧元豐之際始稍變其習思有以振起之然天下之心終以不服至於邪正相非朋黨相援大壞極弊以及靖康之憂女真小部棄鞬羯踰易水長驅勾吳之地如入穹廬之鄉所過屠戮郭郭不可勝計而其父兄弟藍

縷竄伏迄不敢怨若無復有血氣之知者又況乃加之
以列淮之守四十年之辱也哉厥今天下大義不明趨
身之便偷惰耳目春秋之作大雅之廢嘻笑諧諛以爲
當然雖有忠良謀智之士學於聖賢其陋更甚剛心勇
氣無復存矣執事以爲今日之勢何如也夫以江淮之
弱而兼西北之強鼓思退之卒而戰自奮之兵輕腹心
之忠而樂簡策之諛求駑駘於千里抱鼠璞以待價此
智士所以寒心雖然治亂無常勢成敗無定謀獨往獨
來乃凝於神事成功立莫識其門弱可強也怯可勇也
穰苴之勝戰已敗之師勾踐之霸奮垂亡之國用今之

民求今之治則亦變今之勢矣然而非其人無以使下
非其言無以諭衆其名不正其辭不順雖作於色發於
身天下猶未從也易敗素者必以紫藉圭璧者必以綈
必入胡估之肆莫能名其器而唯銜其美則萬金之直
可至矣今也燦然陳於前人獨邈之而不顧者何哉且
今天下之患其深大宏遠者某不敢遽言也言其所易
知而最甚者亦有三而已朝廷之上陋儒生之論輕仁
義之學則相與擯賢者而不使自守以高世庸人詆道
以從時舉縫紵而仇視者蓋半天下而名實之辨亂矣
夫事有逆順命有禍福爲善未驗或蒙其尤此時之常

也而天下之人消沮悼慄遂以爲不復有所就且上有復九廟安中國之心帝王之盛節也而羣臣不能將順聖意左右推挽庶幾有成而皆以爲當一切無事而已君子則拂之以求名小人則悅之以求利積此之患其本不立其末皆廢矣天作水旱地爲溝澮非良農之疾也蠱賊之不除螟螣之蕃滋則后稷亦畏之故善醫者未論疾之虛實而先察其受病之處儻在於此伏惟執事誠有意於今世乎方明主虛心以待執事者宜無不聽則當酌古今之變權利害之實以先定國是於天下然後收召廢棄有名之士斥去大言無驗之臣闕和同

之論息朋黨之說據歲入之常以制國用罷太甚之求以紓民力廣武舉之路無限其任保多制科之選無必其記問責州郡以薦士則士林之氣增委諸路以擇材則士卒之心勇四分上流之地以命羊陸之帥厚集荆楚之郊以求宛洛之績仍舊兵之數以嚴蒐練耕因屯之田以代軍輸稍寬閩浙之患無曠江南之野重臺諫而任刺史崇館閣以親講讀遴儲佐之材亦幕府之寄凡今之急政要務不待朝夕而行之者其大略在是矣而委曲細故皆足以兆治亂之端者又不可悉數則又在篤意以求之平心以思之人效其說士程其技則無

遺矣行之不可以不公守之不可以不信受之不可以不廣變已成之弱勢去方至之三患推之以年數也而少康之復夏宣王之興周有不論矣自昔中興之功江左之策蓋未有高焉者也雖然其所以行此考則又有三焉一曰誠二曰賞三曰罰夫發號出令無有巨小必思生民之大計而不徇乎一身之喜怒是之謂誠愛人之功求人之善舉之公卿之上而忘其疎賤之醜是之謂賞懲人之過明人之惡加之竄殛之戮而遺其忠近之厚是之謂罰執事居得致之位而值可爲之時蕭曹房杜之流非有他也爲之而合行之而至矣某之於執

事未之見也執事之於某未之聞也而深言當世之故遂至於此宜若狂且易者然今天下之士其不以得至於公卿大臣爲悅者鮮矣不以得至爲悅而以利言者鮮矣不以利言而言能盡天下之利見天下之勢者亦鮮矣某不佞自以爲無三者之患而獨有憂世之心且其外不至於不當言者是以遂言而無憚伏惟執事思其所以處此而一賜言之否使執事有以慰天下之望而某亦不爲失人幸甚

寄王正言書

某再拜人之所以貴於君子者以其存心也心之所存

高出於道德卑弱於功名匆達於技藝而微極於幽遠
舉無非是心者蓋亦博矣然大要皆以社稷生民爲主
而一身之利害不參焉自昔唐虞三代之君子隨世就
功因事用力其存心有小大故所成就有厚薄不可掩
也孟子曰有事是君人者以事是君爲容悅者也有安
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爲悅者也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
下而後行之者也夫所謂天民者吾不得而見之矣視
今之士崇飾詐巧造作成敗緩則專利於己而急則歸
過於君自以爲身之用舍無與於君之安危則猶未得
爲能事是君也而所謂安社稷者尙安能之今夫利有

便於民而決爲之計有所不合於衆而勇行之昭然號
於人曰此吾君之所欲天下莫能違也然利興而民怨
計行而衆誹社稷危矣而君誰與安是以昔之君子言
不苟徇必依於道事不苟悅必顧於理其所以慨然而
力爭堅守而不變者凡皆以爲社稷也社稷苟存而君
尙誰與亡所謂社稷臣者必至於此然其干君之所忌
嬰禍之所聚亦已甚矣時有變興道有用舍不能以盡
然也君子於此則亦盡其心而已所患者才不足以副
其心而道不足以周其才果於靖難而於天時人事人
情物理之微有所未察則不免以其身與社稷俱斃其

發而不中而爲仁人義士之所哀若陳蕃李固之流蓋
患是也夫繇其前以行其志而又思其後以全其功亦
可謂難矣伏惟執事才器之剛果學術之正大議論之
闕遠脫身毫宋中間閱草棘來見天子爲諫官時值朝
廷有大廢置立殿陛上語移數刻奄人侍宦股慄失氣
當是時忠義之氣蓋天下及其屏居田野一室蕭然不
聞國家之論然發言措辭慷慨明白語及社稷事輒憤
激流涕其於飲食衣服蓋有若不得已然者聞之於人
以爲今之君子未始見也嗚呼非其心之所存何以及
此某一生多難學爲世嗤誓將去甌閩之上鑿井築室

有以自老於今天下之事無所復置其念矣惟其深悲
於孟子之言而有感於執事之意故所願有謁焉伏惟
執事安佚以養其身和平以養其心發而中節以養其
言崑崗之炎砥砮皆燼則所謂良玉者可不深藏而自
愛乎昨舟行過秀州詹望君子近在咫尺有病不能自
力旣去始大悔故一作此道其區區拜見無期惟千萬
爲國自重

與黃巖林元秀書

上器元秀國材二兄尊友姚君俞之行附訊必達忽領
來教慰喜不可言也冬中凝沍伏惟侍奉有相尊履萬

福侯官事簡而閩中縣多佳非江浙費力之比但益入
南非有志者所宜往耳自君舉要覓福倅某有此說渠
不以爲然今亦從此論也添創屋已畢否且喜國材親
事有期見從黃巖來者皆云國材近日學問之規模甚
嚴而此訊乃不曾說及何耶向亦曾說及子靜事不知
曾記憶否世之所謂無志者混然隨流俗頽墮於聲利
而已矣及其有志則又以考之不詳資之不深隨其所
論牽陷於寡淺缺廢之地此自古之所患是與無志者
同爲流俗也與二君親厚非復他人之比每願相聚數
日講學其所當言而事役參差竟不一遂將如之何牒

試俟到官不容不盡力有卽報矣或因此得早來吳中
豈非幸會改習尙書甚好取人差寬又省力耳某今歲
家事勞費又倍於前時所謂久之無閒然者外閒之說
是誠如此然二兄未知其故也新婦曾有娠數月而失
婦女兼後生當此艱難百罹內外極覺無意況但業如
此無可論者浙西之行已取此月二十八日就道臨期
轉行李於妻家一宵鄰舍火作生生之具燔蕪略盡尤
可嘆笑也某行役兼之災變頗復擾冗未能別有所言
頃到吳復作書萬先生事會萬象先矣恐未易集奈何
老兄不可不頻惠書餘祝自厚不宣

戴少望書

少望兄足下奉別忽已三改月詹望詹望日來伏惟起居佳勝十日前及陳傅良遇於黃巖說足下決以此月初三日行天下求世外之道欲抵書已無及徒益悵悵昨日里人來知尙因循未果行始在韓丈時屢聞少望此言心謂戲耳不識誠有之少望天下奇才於今世不過數人造物者所庇惜柰何以少得喪一不當意遂爲此等絕世自好蒼莽不可知之事驚驚怪怪切計諸公已有爲少望畱行者若猶未也則願進其愚往時陸惟忠學內外丹法東坡先生謂之曰子神清而骨寒其神

可以仙其寒亦可以死惟忠學之每幾乎成物輒有以害之則嘆曰吾真坐寒而死矣今爲足下言不可出之故不但寒耳古之至人未有聞也未有行也必疲筋骨極精神甘賤役甚至侮蛟龍冒鋒鏑竟其死而不知倦然猶有不聞聞之而不行者吾料足下是數者皆不能盡平時揀求美便斥棄酸醜尊夫人賢兄佳愛故曲徇其所欲耳步行至十里外足弱不能前而反非舟車不能越鄉將遂舍之而去道里甚遠荆襄江淮土俗嗜好不同東浙卽不幸一日有饑寒勞苦之閒風雨霧露之氣從而乘之疾病且作苟無親黨藥物不至則爲之奈

何無乃賊其所愛之身失天生賢之意廢於賢母兄之望乎想少望一讀至此可以遂釋前念也列仙者必用心於寂寞篤學於無爲已而道充其中大發乎外是以旦暮於吳越之區飛翔乎秦漢之郊縱意所如無畱焉者足下猶未能充也遂肆然發之攫取其名而不思其難忍力窮氣盡則必有俟之者焉故爲少望計當杜門端居危坐深念時用參同契九龠之書老氏道德言以增益其所未定道引關節屏閑思慮以遠去少年之習高人長者當襲武而至矣僕舊讀柳子厚文獨愛其序送婁圖南極有理使世之君子畔其道以從異學勞而

無成者可以自鏡正惟不勞而成固與龜蛇木石無以異耳願足下深思惟忠之事而反復子厚之意救世俗之失正諸子之非明聖人之經是所期於少望者鄙言可聽不可忽歲行盡矣寒苦惟厚自愛

答少詹書

某雖薄多難自少麤聞義理之大方所願守常道不踰乎中庸之德雖其閒氣質有偏不能盡合然要當修爲充擴勉而中道每見少詹厲志篤意欲一日千里未嘗不贊嘆及見少詹欲自負太過慕爲豪傑非常之行輕鄙中正平易之論而多爲驚世駭俗絕高之語又未嘗

不太息也凡所謂豪傑卓然興起者世閒常理也君臣父子夫婦朋友賓主之大倫也慈孝恭敬友悌廉遜忠信之大節也所謂豪傑者卓然興起不待教詔而自能不待勉強而自盡通達無閒而可以顯仁藏用者故孟子謂不待文王而興此某所以願望於朋友而少詹若不相信反以不肖者爲隱藏埋伏不能盡切磋琢磨之道此某之所以疑愧而不敢深言也夫不能共由此道則當各行其志而已至於以機變爲經常以不遜爲坦蕩以窺測隱度爲義理以見人隱伏爲新奇以跌蕩不可羈束爲通透以多所疑忌爲先覺此道德之棄才也

爲之必不成行之必不遂讀書之博祇以長傲見理之明祇以遂非故不願少詹如此而不敢深言也若少詹番然相聽信知此爲忠愛之極厭勉之至只循常理有日新之功孔子所謂吾爲爾宰也則憂患急難豈有不相告之理乎少詹旣未能從人而舍己又疑人之不相與而以爲外己所以枝葉橫生意見多疑不得與一世之賢者遊於大中至正之途實非鄙野之人敢有自外於門下也更望深思詳察某已取此月二十九日畢親平生雖不妄逋負人然就省約中亦自有理柑子已領貲錢二十千謹用回納窮冬苦寒千萬爲學自愛

力心文錄 卷一
三
答劉子至書

寄示新詩吟玩不能暫釋友朋聞皆爲之傳說蓋自風雅騷人之後占得大家數者不過六七蘇李至庾信通作一大家而韋蘇州皆兼有之陶元亮則又盡棄衆人家具而獨作一大家者也從來詩人不問家數大小皆模楷可法而淵明蘇州縱極力倣像終不近似惟韋詩中有數首全似淵明者江淹作淵明田居語若類而意趣全非今子至以平日研精之深一旦悟入自然得其七八可謂古今至難之事若繇此進而不已渾脫圓成繼兩大家真爲盛矣近世獨李季章趙蹈中筆力浩大

能追古人雖承平盛時亦未易得然子至遂謂如天機自動天籟自鳴不待雕琢證此地位則其不然如子至得從來下功深之力有今日第其閒尙有短乏未堅等滓垢未明淨者以下功猶未深也若便要放下隨語成章則必有退落反不逮琬刻把持者矣竊須審詳當使內外兩進未可內外兩忘也雖淵明詩亦自有工拙絕好者十居三四爾蘇州屈面多却儘應副得過此亦他人所不能知也其閒曲折非紙上可盡

答吳明輔書

往陳壽老言其表弟齒甚少文墨穎異超越輩流思見

未獲也忽承枉示牋翰兼惠篇什意特新語特工韻趣
特高遠雖昔之妙齡秀質其終遂以名世者不過若是
何止超越輩流而已哉慰甚幸甚垂諭道學名實真僞
之說書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
厥躬言學修而後道積也詩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
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言學明而後德顯也皆以學
致道而不以道致學道學之名起於近世儒者其意曰
舉天下之學皆不足以致其道獨我能致之故云爾其
本少差其末大弊矣足下有志於古人當以詩書爲正
後之名實僞真毋致辨焉更與壽老講求之可也許將

見臨尙俟面盡

上執政薦士書

國家之用賢才必如饑渴之於飲食誠心好之求取之
急惟恐不至口腹之獲惟恐不盡及其醉飽之餘嗜好
衰息方復調適衆味和劑八珍祈懇而後進勉強而後
餐其不棄去者寡矣故上有失士之患而士有不遇時
之悲至使官職曠闕治功陵夷雅俗墮壞遺風不接絲
其始用之非誠心善人之類遭厭薄而散漫也竊以近
歲海內方聞之士志行端一才能敏強可以卓然當國
家之用者宜不爲少而其閒雖有已經選用不究才能

嘗預薦聞未蒙旌擢亦有已懼憂患恐致沈淪既得外
遷因不復入以一疑而傷衆信用浮華而傷實能又況
其自安常分無所扳援復貽頽年永絕榮進者乎每一
思之深切痛悼伏惟丞相國公晉當國柄所宜察饑渴
飲食之時體盡誠好士之心急求力取博選亟用以爲
國本民命永遠之地以報明主之遇以塞多士之責某
等見聞所親不相爲比所愛不相爲私疎以公相信遠
以義相昭昔班固奏記東平王蒼薦者大人國爲得才
不專幕府而蒼納之裴伯爲李吉甫疏三十士吉甫藉
以舉用而當時翕然稱其得人某等濫膺朝列叨竊祿

食常愧聽聞短狹知賢不多無以裨補萬一不勝慚悔
謹自陳傅良以下三十四人冒昧以聞伏候採擇

陳傅良劉清之勾昌泰祝環石斗文陸九淵沈煥王
謙豐誼章穎陳損之鄭伯英黃艾王叔簡馬大同呂
祖儉石宗昭范仲黼徐誼楊簡潘景憲徐元德戴溪
人蔡戡岳甫王柟游九言吳益項安世劉燾舒璘林鼎

宗袁審廖德明

會
中奏薦滕賢良

臣聞國家之求材因其欲進而與之進則臣職修因其
欲退而與之退則士節勵二者皆於治道有益而退爲

九心交金 卷一
難能臣伏見平江府布衣滕宥權知三省樞密院事康
之孫少有絕識文行兼茂外示淳樸及與之斟酌世故
動中機微淳熙中以賢良召閣試肆通爲考官排沮孝
宗惜之降旨再試會內禪而止比歲近臣又加論薦士
人歎息以爲近世科目淹久無如宥者而宥廉靖自樂
不競不迷年踰五十絕意仕進蕭然一廬甘於退老迹
其清裁可以範世臣愚伏望聖慈念孝宗延登之勤嘉
宥操行之美特賜一處士名目以旌冲尚臣干犯天威
不勝震懼伏候勅旨三月一日奉聖旨賜廉靖處士

食常賀龔參政啟

伏審獨申上旨參貳國鈞渙號初頒交慶仁人之用尋
綱肆舉益振本朝之尊伏惟歡尉切觀賢俊之所立無
如出處之最難自其養望於具僚之中則有致身於上
宰之意苟惟達志建國無窮之基庶幾得君俾民與被
其澤自期甚厚成效罕聞時益變遷旣乖所學之素事
乃叢委或違應務之周而又氣不足以行其言節不足
以徇其道黽勉積祿沈酣奉身功名之垂逝云邈矣社
稷之固將何諉焉然物之萃者勢必升陰之剝者陽必
復天地交泰君臣會通是生命世之英出任天下之重
某官德博而道大體備而用全元化運於四時莫測機

緘之際善馭調於八駿靡勤銜勒之勞屹然公輔之資
蚤著諫垣之日惠流舊楚聲冠中都民具十年之瞻帝
求一德之賚果發大議分別忠邪多舉訓詞宥招俊乂
豈徒因陋就簡襲制度於漢唐之餘必將用夏變夷復
版籍於祖宗之故竚超鼎鉉大布甄衡某頃參御史之
僚老領偏郡之乏茫茫其遠深愧大夫之從斷斷無他
尚冀黎民之保忽聞新命喜倍常倫木德方亨水行未
殄伏乞爲時自壽少尉羣情

謝宰執登科啓

羣士並進未知孰賢特恩所加忽爲異等下有慚於朋

友上或累於朝廷惟先王度德以任官司徒命鄉而論
秀必使行義已著天下豫知其人然後車服肆頒國家
始賴其用固無以動世俗之耳目斯可以爲治道之楷
模科舉之興古今殊制考之以無所統一之言語寄之
於不可測度之權衡靡人不求惟藝是擇雖復方州論
薦宗伯選掄以至親煩明主之尊屈訪大廷之問防隄
最密謂非不肖之可容條對甚多庶幾實才之出此猶
且士無定品家有冀心方其想望於進讀之時側聽於
傳呼之際曾莫識其素守遽超越於輩流市井嘆驚鄉
黨夸耀習慣旣久見聞謂何況如某者少經歷於賤貧

小心文鈔 卷一
學不專於師法悔尤未盡祿仕爲難是以私自退藏甘心農役之賤復無田里可供公上之求雖黽勉而應書每旁皇而却顧不謂錫以過分之寵拔於偶然之中集衆人之所榮爲一身之厚愧始迷弗悟徐揆厥繇此蓋伏遇某官蹈履中庸左右皇極聖賢相遇持守康寧之基忠厚成風力行寬大之政思皇多士咸造在廷以爲篤意於舉賢未若無心而得俊遂令凡陋致此叨踰某不敢恃以自強因之有立追觀前輩之盛莫匪能臣之流豈伊勳庸可踐軌躅尙庶幾於十一以報答於萬分

上韓提刑啓

誤頒恩典弗量智力之堪方懼譴訶已及政刑之謬有嚴王命肅告使臺伏念某才短易窮事劇難勝自頃塵於仕籍久叨領於書林忽被郡除莫知事本惟法令制時之要而經術飾治之餘二者之間久焉難居一成不變無乃過中眷惟山谷之窮民亦有父兄之善意爭訟差簡可使向方鞭撻過多祇傷和氣顧如不肖難以論茲此蓋伏遇某官以義行仁本身及物天姿仁恕宜委重於事權世故通明莫致文於欺罔王都而近浙水以東億萬維民動息待命方冕旒之興嘆輒殿省之所親吏多侵冤人則奚罪仰遵寬大麤免滋章操造父之銜

轡疾徐不失蹈公輸之規矩巧拙可施過此以還未知
所措其跡只憶京師命文長蘇文與楚碑
重伏上陳提舉啓
昨奉詔恩許承人乏拙無他斷賤不獲辭惟日之良上
事如式伏念某學無通變之益生稟遲鈍之資筮仕之
初以身自效悔不更於州縣已叨寘於朝廷行誤擇以
及茲恍不知其所措矧是古括素稱陋邦金鐵所藏有
山脈夷傷之患魚鹽通饋仰海潮枯竭之餘分財於鄰
無他自食靖言補報之萬一敢復聚斂於毫釐此蓋伏
遇某官誠明粹和剛毅篤實大音不震律呂旣調元氣

無私草木自遂自懷乾道之御史上繼先朝之巨公信
道益堅得名甚寵臨遣之際上意可知蓋京邑之爲恩
振根本而益厚愛惜官吏使各極其所長闊略簡書非
務出其不測况辱趨承之舊倍深傾盡之誠過此以還
未知所措

伏審顯膺制命榮總樞庭儒者得時天下幸甚切以右

府本兵之地六師平國之威制牙璋玉節之符董熊士
虎臣之用智其策畫必將難任而易疑詭以勳庸亦或
邀功而生事繫上拔舉係時翁張博觀前世之用人無

徂牛鼎及鼯此言行之有本末而施之有次第然而當世之士於凡遠者則或侈大其說以爲奇於凡近者則亦苛碎其辭以爲切至於所當後先衆所共知則反以爲古今常談文墨之舊事因循掩覆受患已深誠恐垣墉頽圯障蔽有缺空言曼衍至計莫施則天下之事所損多矣伏惟相公畱聽而深思之不以爲熟爛而無取也游士大夫爭爲恢復之說久矣言東事者則曰取魯取齊言西事者則曰取秦取隴又自淮直北以至京師自襄陽指武關擣河中以抵函谷甚者欲遣閒刺招熟戶納豪傑繞海復出以結遠夷藩落之援其日夜思

索惟恐不精若此者其所謂在疆界之外不可豫言者也天下大事廟堂之上當有成謀豈容紛紛苟爲虛論抗顏高議朝往暮隨無所責成徒亂人意勿聽可也若乃興利之臣轉對之日所謂閩浙湖廣之間更易茶鹽稅役之法至於創建官司網羅遺利鑄山煮海無所不言向者禦盜之畫遍及內地烽燧相望煩擾無益某以爲若此者皆闕奧之內而不足深論者也朝廷法令之大備每患太煩利已窮盡不可損益舉其大概惟在弔民區區之談譎刻過矣相公宜聽而置之不宜聽而行之也若執此二端已得其要則規摹可言政事可修惟

是垣墻障蔽之地未有條畫夫兩淮國之墻垣江之障蔽也宜在過爲防慮嚴設捍衛而觀今之所以措置疆界不知其何故也三國爭利南北戍守尺寸之地莫不建城築塢坐分要害今其遺址具在策書爰自通和之久例作尋常州郡一差遣廬楊置帥僅存虛名列城具官厚祿坐食其閒貴人子弟因緣請託遂爲饋遺脯醢之地不惟措置未盡其術而邊政日以隳矣且夫障蔽厚則室家完墻垣固則外患息紹興三十餘年江淮無一日之政故逆亮驟來而江左震動人不自保此淮不固則江不安之驗也且其地廣人寡平野莽然朝廷屢

議勸耕固嘗經理夫農田之政非有他巧止在委任樸厚英茂才力之士堅久盡心若民得安居土壤盡闢則有增稅之利若官自募人耕作則儲米窖穀倉廩盈積可以待外敵之變而無倉卒艱匱之憂前人施設皆有成效今但止於閒遣命使或乃暫付守臣至有給空名告身奪農人牛具犁伐之地草萊隨長立意苟且兒戲是同信妄人之浮言求一成之定計如此則其土不可得而食民不可得而居險要不可得而守實藩籬以安內地其勢不可得而成也故願相公惜之重之不以爲常人之所共知而加忽不以爲朝廷之所已行而不問

謂當別爲修畫參考古今選擇能成專一委任至於二
路大帥不可止緣虛名無所節制必與支郡相臨相統
貴令脈理貫通士馬防戍招懷撫納咸聽號令雖不能
盡如前世舉以付之其人猶須久任五七年之間俾有
績狀乃令代易若乃初耕之策不可外選使人客寄其
地勢力孤弱心志睽乖難以責功易以敗事惟當精擇
賢令俾滿十年自然土壤盡闢富實可考如使幅員千
里麤有成規隱然垣墻外禦牢密自北而南江左固無
可慮自此而北中原然後可圖聖上方且倚畱於二三
大臣欲令見功成算近在歲月惟願務實而行不至汗

漫而無統也某來下郡聞見寡淺自念不可以見相公
而爲是書生之談論固不足以動心而役慮矣雖然天
下之計有決不可易者則又安可諱避而不稱一日有
事起而謀之其可及乎執事母以督過幸甚

祭鄭景望龍圖文

嗚呼鄭公官雖不爲賤而未得要地以建明年雖不爲
天而遽委慈親以先卒在物理而不然抱此疑而安詰
一人爲善福及彞倫至其大者國命攸存豈善人之俱
多致神祐之靡專自死自生或壽或夭惟其所遭莫適
控告嗚呼哀哉歷觀近歲賢者之志各出其力以救斯

世然而質有厚薄意有同異疎者受侮剛者見忌上下之交不合君臣之心罔契嗟寶玉之誤斥難復登於衮佩而猶淪謝滅沒不存一二匪摧棟以折軸將喪朋而亡類惟公順正靜密夷曠粹沖不違其心不褻其躬出處進退潛涵顯融謗譽不及庶幾中庸此愚不肖謂如公者可以繫天下之望而待萬物之會通區區之心冀其德業之愈懋年壽之日隆宜百齡而未已曾一病以殂終嗚呼哀哉某之於公長幼分殊登門晚矣承教則竦自聞公喪晝喟夜吁茫茫長空慟不可呼死生一訣公其享歟

祭呂太史文

嗚呼語何必深論不欲極使人心而有止則雖言而寧默緬道術其難知超聖賢之獨得雖經籍之具存蓋不存之莫則昔余之於公也年有長少之序輩有先後之隔每將言而輒止意遲遲而太息今余之於公也喪前路之鄉導廢旁觀之軌則縱欲言而誰聞恨冥冥而不自人材兮離合世道兮開塞彼蒼蒼之吉凶竟無所考兮余亦安能至此而不惑也紹興以來聞卑見陋士失常心顛錯昏晝非無豪傑力止自救公以生稟之知世家之舊備義理於一身講源流於遍扣既徹牖以竝納

亦隨方而獨誘繇是東南之夫拔起林岫爲英爲哲繼
公之後如雷雨之先物咸穎發而茗秀流蘋藻以芼擷
潔黍稷而饋餼嗚呼公之施於世者止此而已至於不
以記爲博不以文爲富器不止於一能學不期於偏就
事欲析而愈精德欲充而兼冒暢羣儒之異旨續先民
之遺胄周孔之業散而不述禹湯之功息而不奏若干
載之有待又一朝而永謬疑古人之皆然儻今人而何
咎恃哭泣之可忍徒薦哀於此耐

祭妻母翁安人文

外舅后家門貴身貧夫人南產地異材鈞京山四年遠

不偕戍挾兩幼女終永獨處居閒歲深得官日淺分甘
其少其樂衍衍內不爲豐外不求多稱力而食靡廛彼
禾人所弗堪已則自保巧拙之間豈有天道我生多艱
蓬首木質夫人愛之始自鋤被漂流不已齒髮旣衰如
雲出山未雨莫回每得安來忽以凶報預知將終曾不
我告所不老壽噫我之禍亦有短懷自今無愬彼一卮
酒地遠味酸寄哀此文追琢我肝

祭鄭景元文

天之生材豈不欲用曰人不致匪天能送人之有材豈
不求通曰天不顯匪人能洪天人相尤事茫理昧材雖

美成卒以朽敗壽皇御極思得奇幹大長爲偉小短爲
悍誰不緣飾誰不奮迅取於疎遠誰不親近臨歸重華
尚親拔擢公登甲科乃自訪落既有異能又有絕度率
馬以驥遵彼大路乃不卿相乃不方鎮乃不奔走禦侮
四鄰乃爲選人鬚鬢雪白其田不食海濱廣斥上書非
忿飲酒非狂非如題鳩使草不芳非天非人使公蹇蹇
曰惟公命則又鄙淺永嘉翩翩號多友朋公在其間前
援後承我最晚出公顧亦厚謬志紛紜蓋嘗一剖置之
何爲戀家爲樂但念公亡山川寂寞且酌公墓且哭公
堂且聲此詞以紀我傷

祭林伯和文

嗟君之質堅厚而明敢決不同惟是之行我之厚君豈
獨故舊望其誠然陽燧在晝家旣淑友官旣廉清進趨
之行旣恬以寧曷不安行按租百里誰促其步五十而
已母喪未終遽失愛子府君壽考亦相尾死禍難之來
東隕西傾四山合頽棺槨複縈欲以情推天不我應欲
力以救則非我能君之於善蓋其性爾至其所遭則有
命矣雖以此說詎能勿怨我於君弟如我與君君之幼
兒今爲幾歲學不可失我其與誨媿我遠役不能往哭
念君如存陳詞以告

嗚呼市隱於太玉之下林樂於秀峯之上世塵垢而累
余蹇獨立而縱放竦雲佩而霞服超龍馭而鸞鞅詩抽
情而麗密賦寫物而宏壯方五字之得雋甚百勝而霸
王每孤吟而永日何計外之得喪飯高鳳漂餘之麥羹
姜詩自躍之魚蔭陶令宅邊之柳畦公儀園外之蔬猶
莫色之憔悴不帶索以娛老志欲行而氣留形僅完而
神槁悲人生之愚賢等飄飄於埃塵若少陵者知言謂
非僊而危身末疾已盡綺文固在注茲一蠹挹彼東海

祭高永州文

先后聖德天報其門何以報之維材與賢簪笏之腴而
自陶冶不以師教有如公者靡驕曩貴靡羞後貧銖廉
黍約以標厥身官奚弗昭知亦非少薦聞實多不用竟
老眇然零陵併重奪之理不可推通人所疑我慚素賤
迺辱公女手擇寒蔬相與敬處公歸自洪我屏西山瘦
馬獨來共談草閒我疾異甚遲且暮死公今忽先視我
餘幾以義當哀以情當悲昏塞我衷不知施爲又失我
思無復昔語強寄茲觴公醕勿吐

祭陳同甫文

嗚呼同甫氣足蓋物力足首事天所畀也孰可抑制以

智開物以機動事學而得之又相比攸載書以來糾結披籍解剝闔闕遇其殊特著於詞章無後無前啟蟄滌醒獨爲時先補空續高扶英植豪探海取鼈惟己所操回視世人磨細研精俯墨仰繩用影律形視人而行服勞終身俎豆僅列我漫一奏韶壤雅闕嗚呼同甫絕代之寶衆豈同美抵擲棄捐亦其常理子重受禍嘻又已甚寓矢以攻殺者無禁脫廷尉械爲進士頭天子第之始莫我尤謂天弗省天乃終定謂天既定而弗永命嗚呼同甫心事難平寵光易滿萬世之長一朝之短余蚤從子今也變衰子有微言余何遽知畏子高明痛子懽

悴鑄嗟無勇和隨有罪子不余謬懸俾余銘且日必信視我如生疇昔之言余不敢苟哀哉此酒能復飲否

祭史太師文

嗚呼公事孝宗奮繇龍潛翊之天飛勞晝倍兼孝宗命相公再當國同致太平亦同好德公老臥家孝宗禪禹辭於羣臣獨詔公處公之將薨孝宗始疾及其訃聞震悼以亟嗟夫天生我公實昇孝宗君臣之間自初及終豈惟君臣以師以友言同慮從恩隆情厚官爲太師九十之齒中興以來未有公比於皇孝宗廟祏旣祔四海恫瘝三年縞素惟公元臣存歿無虧民思孝宗則借公

悲昔公刻士十有五輩或至否吝均受其賚我不知公
公亦薦我如公至心固自爲可生不能謝死也宜哀敬
陳茲觴公無吐哉

祭陳君舉中書文

嗚呼惟公勤而滋苦之累敏而成鈍之功豈徒意講聖
賢之精麤固已實考王伯之汗隆所欲託之空言又曰
不如載之行事者皆古人之未及詎廣學而希通有能
行之審周道如貫珠曉百世若發蒙開章程於草昧調
轡策於駑癡其廣其長其深其崇可以運之掌上而措
之環中鳴於海陬敗屢瘦筇暴名如雷新語如風宿老

負墻豪雋景從而時文靡然繇之一變遂爲多士之宗
好惡順逆凡几恭恭進退用舍侃侃雖機慮內沈笑
語外融會未施其一二而謗大於山忌衆成叢洗足南
塘之流振袖葑村之峰帝曰汝歸公寐無聰嗚呼哀哉
世事多端非智所窮謂其易研而後難工有或閒之掩
昭以龔惟其不磨桓厚干穹自我獲見四十餘冬其術
則殊其論鮮同偉標寒而韻遠有死始而生終異疾侵
陵美人西東天罰不宥銷殞併空公旣棄我又遭鞠凶
日餘幾何而不隨公覆酒成池有痛填胸

祭徐子宜侍郎文

鳴呼甲寅之歲天地震崩惟左司郎晝惶夜驚剝心爲
謀殞身爲行奉漏沃焦幸而復寧曾未幾時有命南竄
虛罪山出浮毀波亂騰書交章預指牢狂請誅請族以
一咻萬自茲十年旅食儼宿以醫自混以藥自鬻穉兒
道長老母門哭逢舊御史攘臂瞑目歲復在寅江淮大
兇投之湓城俾塞賊衝毀樓學舳燒土補塘募兵滿階
教劒交胷秣陵之畫衆固不右遂徙豫章聞聽日謬涕
羹再興羅織重就朝傳罷斥暮報彈奏嗚呼哀哉課其
前功廟祔之思陳其往寃行路之悲彼讒不圖別立是
非室人孔安噫我獨危嗚呼哀哉心恭貌沖氣順詞正

如璋如珪起愛起敬誰託之孤誰寄之命令今也公亡可
以論定嗚呼哀哉惟鑒者神惟知者天物險我平雖艱
不偏匪伊後來古聖則然盡此一觴歸安於泉

祭趙幾道文

嗚呼世寡成材天損人虧贅外羸中得角喪圭昔在孔
氏學急於困終身之力治此分寸嗟余幾道獨源衆流
不尼不奔孔治孔求國能洋洋家行濟濟有以致用無
不具體事物之碎多於髮絲性命之眇猶隔杪忽如果
既熟可薦而食其或不食遺後以德誰挽而後孰推而
前電逝矢激驚波駭川余痼且老視蔭永息期君雁蕩

竝坐巖石一游甚難悲夫驟亡病覆丘陵氣血靡亢天
欲行道世欲樹教胡不保定俾試厥效萬古茫茫去來
堂堂盈庭之哀痛捨我觴

祭丘樞使文

特起爲豪閒出爲賢必也師友是爲本源在乾道中京
師多士坐席推高曰張呂氏公時瓌磊獨步漢關手提
泰華橫絕兩閒胄學春晴容臺夜雨通廬併榻連月縱
語挺空千尋卓地成深離合百代貫聯古今更二十年
舊人日少金聲中朝玉振江表誰執牛耳晉禮主盟奉
先割腥滿堂爲傾蚤歷方隅聲實甚重晚登將相乃不

盡用嗚呼自古講學祖性宗命克己復禮終始篤敬功
名之枝累基奚足富貴之流炊黍未熟惟公本源我則
素知授之塵尾張呂同歸我生教啓以拙自擯繇公有
聞又頑不近公言世事譬若盈尺彼分毫者精微之極
余取其麤拉朽夷難懼子未精散落無還懷公此評不
果自見況今老矣願豈及遠公薨五秋我病四春雖有
遺論無復再伸墓已新阡寺已新礎長松妍華下蔭海
浦一銖其薰茗苦上浮千里同念弗我有度

祭令人文

嗚呼子之物變周匝不止於辨一家材明勇決不止於

了一身余寡偶而少徒忽遇子而獲親雖月艱而歲棘
常旦友而昏賓何慮之多而食之鮮豈衣之敝而笥之
新動息三至如鶴警分寸自達如葦涉津竟復奚爲
丘夷谷堙哀哉悲夫拔塵凡而高騫旣罔滯於性靈撫
機關而遠離亦靡吝於情真哀莫哀兮道無成悲莫悲
於事難平憶昔余疾屢絕子誓以偕死今子病亟往余
不如無生凜枯槎之介雪噤野雁而吞聲大塊漫漫誰
濁誰清昭此無昧浩乎獨行

祭厲約父文

嗚呼哀哉行學忘家經營博涉三場甚工一第可躡用

此取獲安坐運籌以短議人於己曷尤奚其兩圖併習
孫武雖得俊科已失故步箭插於腰馬行翩翩按劍抵
掌勢則當然湘山之長湘水之遠招子而來留子不返
噫母啼矣淚盡目乾噫友悲矣氣折鼻酸詩應絕吟易
應罷訓萬感都消百殞誰愠扶柩復宇上恩如春魂將
無同我語或聞

祭周南仲文

嗚呼哀哉剗形而蛻質強心而使臆夜凜凜而徹曙朝
惇惇而竟夕事固雜而難精理尤微而易失信孰禦而
橫陳疑避礙而旁出棄昔能之故智就今巧之新術忽

超前而卻拒幾左舉而右繫山未高而亟進井既深而更掘積劬勞者至矣終拔類而離匹力欲周乎世人紛上勤而下卹寧小俛以爲巽不苦勁而成激冀家化而戶曉乃羣譏而衆嫉希意合而何有曾不暖其一席粗窺右文之戶迄考集英之秩身常卑於窮巷論每喧乎京邑詩雖取夫譖人嗟誰受而誰食嗚呼哀哉子昨捨我曷月曷日夢輒墮前悲子之屈書復屢訊勉子以德被外物之爲重喪吾寶於聚礫何飄風而得久漫黃潦之驟溢孰後獲而奪志勿先辭而示迹謂坎填以長在奚死亡而遽及歲慘淡以將莫淚沈瀾而橫集疇昔之

會有言未卒豈隔江之莫寫遂重泉而永畢展也茲觴子尙未覲

祭黃尙書文

嗚呼方哭公壻俄又哭公哀我人斯一門兩逢始公少時便期不朽必天下材乃相與友聚書成山積疑成林不質不止斷以內心唯唯默默與世不隔卓卓的的自爲令德進諫何晚退奚闊焉何復外徙東南其邊公存匪石終始根柢常扶正論獨引大體既病既衰猶爲時容得士三十可培國基今始五六嘻其難遇所識未博乏賢是懼人生幾何誰能無喻思公壯意令我涕流憂

人雖急憂已尤重傳聞得謝有識欣悚天台可去雁蕩
可來公若許我老懷共開茲焉止矣且置是事有醜彼
酒有切彼哉公不歆我意則已宣公如我歆一念萬年

祭俞侍郎文

昔遊太學公乃心親一經寥寥萬類千倫後使徐州我
獨神遇衆賓藉藉却坐屏語人情實難對面山川寒暖
燥濕隨時屢遷浪波雖流金石常止我恩則然公亦深
體公侍明主善良有依黜薄崇厚銷紛釋疑色別朱紫
聲辨聰聵坦然平懷可以用大淳熙朝士存者幾餘況
我老病竄身海隅儕其作雲臨安之上密而不雨跡泯

無向孰謂未泯公之至誠尙知我哀酒淚同傾

祭王君玉太博文

蚤指子學慎水之坻愛子德容質淳無虧晚哦子詩鍾
山之璧喜子業藝更進往昔四十年閒散合靡常寒溫
每通細密其行籍田以來倩附尤謹我已昧昧子何懇
懇自去師友義定不愆緩當不後急當不先鼓之答桴
我則多愧驂之從輿子信勿背屬有越客袖傳子書問
無恙耶乃與訃俱立朝幾何論事未也徒成古今莫奏
頌雅崇高轉瞬忽墮奚悲喪我良朋妨老增衰瀝酒於
江巨壑擺撼執淚滿把白日黓闇

祭徐靈淵文

嗚呼不難進爲難於窮處耕釣雖微賢哲者聚孔鸞高
翔直不萬尋長鯨淵潛下超重深念子少時獨負奇意
方諸擊空明水自至尙滯遠邑稀逢殊知誓將退休割
棄毫釐回風雲旗豹舄翠被懷文抱質調笑纒纒臨絕
之限豈猶未平噫曰造物吝我者名子實有能何必老
壽友朋共傳可以永久酌子芳酒送子好辭子安其歸
毋擾我思

祭戴詹事文

嗚呼我幼而賤公長又賢憐我教我莫如公先爰自生

髮逮於華顛志有各行情無閒焉公晚逢時儒道始尊
迺尹震宮位長冬官文詞之宗經術之源麒麟獨游鳳
凰孤騫君父恩深百請難絕疏廣雖去終在魏闕貢禹
雖畱卒以死別都人熟見感事悲切我病臥久遲公遠
歸曷不迎門曷不倒衣曷不大斗以酌壽祺縞巾素衫
相對曷爲

祭徐文子侍郎文

嗚呼昔者諸友以業授人隨枝逐條各自秋春於時侍
郎卓爾靈根有光厥師兼華衆門凡眼未刮視如等倫
我獨嗟異望之日新意大非豪心小非貧信立於朝勸

成於民不止俎豆從容簪紳可用軍旅有嚴有仁何必
裕蠱愈削愈腴可用解悖能彌能綸我老且病戀影惜
身坐觀侍郎拯溺扶屯忽捨我去姑熟之垠兩梁摧峯
大江揚塵駿嘯罷號送子於墳悲夫

祭陳殿撰文

噫道難知其又誰行參魯後覺同天先成公初尙少懸
悟獨醒九流百室不學自能天固厚之龐艾端特公亦
挺然捐身殉國去何事謬以名受抑三十年中進寸退
尺清切之地雖口大蓬不及上前獻替雍容家與飽飲
厥志曷從豈民無良使我不逢穉余從公狂氣未斂

至而衰百罹易感

牀竝坐諦視慘慘已矣奈何飲也

斃憾

祭朱文昭文

嗚呼子生逾七十

猶病其不延子訖已隔年矣

其或存獨釣孤耘

三浦蠻村汲墳魯壁暗埋冥淪蓬蒿

當徑兮蒹葭門面

擁腫兮眼眵昏書成家而不食緝

野蠶以自溫嗟子

去今何之兮電先世雲後軒聽苦

詞有來熒魂

祭周宗夷文

謝家古池水石照廬雖在都市何異郊墟質完而穠

方而臞語諧宮商放斥俗書已甘短褐何羨長裾上承
親歡兒女傍趨良朋時來花月供娛十五五煦煦濡
濡人生良難正爾何須使盡其壽豈非樂歟自子失音
我久歎吁不聞著牀攔焉永徂一念起滅孰知有無同
處殼中孰分哲愚存豈其實亡豈其虛酌此涓滴百川
撓酥

祭陳益之待制文

嗚呼知復何言言又嗚明世所謂善孰非我朋豈或舉
之而莫能勝亦幸神和語平棲遲嘯歌水送山迎
自斷荒陂窈無紅如鄭公業頗以豪名一飯不孤四

坐常盈筆硯欲絕窗編永寧耆舊昔聞汝穎今評攄吐
宿慮鐫磨晚生投榻已暝百詢靡醒慨此多友聚爲時
英各秉志義俱存法程惟公恢特文武綸經國有大命
率先啟行夜下巴峽風回洞庭匪勇爲尙繇其血誠天
之牖民心脅股肱誰甘葑屋捨車弗乘銷沈至死有困
無亨竭盡寒厄以哀冥冥

祭林叔和文

嗚呼我少狂勇自喜先登援而惕者獨君弟兄人之所
利我之所諱君不我同亦不我異君質甚和內涵至剛
學婉而茂行冲而芳名馳勢奔其難在止始約終窮要

信於己如水滌源細而常流行潦雖大豈爲海謀如山
定居物所倚鎮嗜欲爭高摧壓必盡截彼委羽密化潛
符敬不敢斥號君草廬芒芒生民之死奚辨有德者貴
無德者賤昔君過我一樽二盞春筍秋花爛漫牕几屢
尅後會不果其來書題永斷墓草新栽竹遠莫將菊尙
可把薦君之清移植壠下

祭王木叔祕監文

嗚呼忠者上之肝膂也孰磐石而不移明者事之著蔡
也孰鑿燧而不欺廉所以紀其身也圭芒琰而力持諒
所以端其友也矢激烈而正詞亭山維高岷江維平舒

以春溫斂以秋清屹其少時已自前輩不汲以進不撝
以退曷徐其行曷亟其止垂拱之待無幾日爾鹽梅腥
熟終歸臭腐庸夫嚇哉哲士肯顧公昔浮舟駕言東流
排我籬戶笑談忘憂舟藏人往往載遺像後生觀之猶
得髯髣蘇軾未嘗激其怒問其疾也蘇軾天壤事

祭蔡行之尙書文

乾道初元始變時文公尙總角捨龐趨醇機杼自生筆
墨爲春太學南宮徧魁等倫答策忠憤直詞大振名傳
外夷氣蓋先民賜第而歸猶未冠紳甘節忘卑樂志忘
貧疏食朗誦八音遞陳歲莫日斜幾就隱淪曾不介意

形於歎顰孔子所賢匪直也人平居寡言莫能疎親及見於用黑白洞分政和以安布在全閩有論有執西垣北門夏卿籌邊絕不與隣衆方愕眸公何恂恂不貴其難而貴其仁既進趙璧朝服九賓燕爾元酒公尸之熏世故遷流多否常屯每輒中道濡尾曳輪送公長亭柳色驟新秋風未落逝莫我聞垂老喪朋將死離羣海覆河翻永矢斯樽

祭黃觀復文

嗚呼昔同吳官拂榻延筓子時少年未測我語子尊亦疑匿使南去既歷三紀蒼涼成翁百聞滿臆千慮填胸

乃能與我深鬪淺攻學之難知非適今日自有經籍明吁衆弗及余未死要徵以一卓彼鑒者爛如晨星有鬱彼蒙渙兮春冰悲子一昏不復再明八年豈多喪我四友子宗三失海縮嶽朽凜凜茲酹地將不受

祭薛端明文

嗚呼視不以目而明聽不以耳而聰譬巧射之百發豈勞思乎殼中繇天分之素高與性會而俱崇故樂廣約言而能以理服物徐傅善論而不以學爲功蚤名重於淳熙翕多士其竝宗謹獨悟與衆得皆自余之啟蒙彼建安之裁量外永嘉而弗同幸於公而無疑亦莫知其

所從噫道術之難明非專智之可窮雖弗同其奚害公
胡恃以自容偉鳳雛之挺出貫千載而兼通悲霍霍以
允逝遂悽悽而奄終嗚呼方諫垣之始合兮謂禮樂之
皆可舉何師干之晚試兮乃時命之不吾與位暫伸而
志屈神尙完而形沮每相從於一丘付萬事於無語耆
老都盡寂寥誰主我但孤存有隕如雨

祭李參政文

昔公預政轉欹爲平黼展一去岷峨幾程天蘊良謨發
於妙齡逮茲退藏愈勵愈明今所未知古所已行方略
部分如將使兵百家麤殘全取粹精一代文獻得其紀

飛于日深作鼎餗再羹剗剗既壞撥扶將興奈何一朝
長隔死生嗚呼哀哉道之方消不可祿榮蘋葦搖曳猿
鶴逢迎或泣不歌或飲不醒展轉其閒奚置品評一念
未泯獨公弟兄特於東南片善寸能頰舌匪譽肺腸與
并哀今無有士失倚憑老我何用叩胸血零空畱故書
熠熠滿滕黃河北流大江東傾此酒遠遡湧溢公庭神
尙挹彼母我或醒

祭劉酌甫文

嗚呼羽翮勁矣而不飛股脛良矣而不馳阨於樵漁藿
瘦鹽肥厥田一夫燒墾半之稅役有繇令怒不移邑庭

水心文錄 卷十
百弓莽焉空基命爲木客隨彼匠師出沒濤溢吐吞渴
饑竟以此死莫知我悲曰古荆溪美嶺合垂水錯如畫
我哦我嘻曷不自放誰所繫維尙有鬼神攜以同歸

祭林宜人文

字夫之孤過於己生敬夫所尊如其父兄赤岸之林累
百爲儒皆曰夫人其善宜書母因子亡姑以父喪婉也
二孫孰扼彼吭理有逆施事有關虧惟其不瑕足以永
歸

書常希古長洲政事錄後

故贈諫議大夫常公安民紹聖初任御史所排治之人

甚多獨言蔡京黨與已就必亂國家最爲先見後竟入
黨籍以窮死宰長洲邑人尤愛之至以俚語目爲生佛
自言待保正以古比長閭胥不任吏以全吏用刑如醫
之愈疾不妄投藥可謂方略先成於心非復隨世寬猛
之偏術也是時長洲訟牒二千青苗常平尤峻西師屢
買衣襖蓋縣之難治久矣豈獨今爲然士挾苟簡因循
以馭之則其厭俗之日衰而卒無善政亦何怪焉常公
職而治民者古人所以示爲善之信也今之爲善士者
皆言不能爲縣爲縣者必不能爲善士此又非也余得

此錄於公之孫衿因記其末

題潘彥庶羣書辯正

潘彥庶少有五色筆本州亟薦送使只用三場之巧久當取危第官職惟意所擇爾顧乃輕鄙舉子學出經入史於衆人思慮不到處下議論空寫卷子上竟莫遇精識宜其棄擲也今遠去漢陽僅作數十弓手頭領彼以舉子學典州奉使者方當低回受役手板顛倒色如暗塵始悔前所爲矣悲哉余愧非精識其羣書辨正寂寥十數簡謂古人之書必待己而決頗亦疑之至分別商鞅諸葛亮張華姚崇等知古大臣體策南北形勢國是

所歸中今日利害之實然後信其的確有用地奇士也彥庶行矣漢沔之間草樹萋迷後蘇前禰棄擲甚衆世終無精識乎徐載以歸益盡力於古人奚悔焉

題桑世昌蘭亭博議後

字書自蘭亭出上下數千載無復倫擬而定武石遂爲今世大議論桑君此書信足以垂名矣君事事精習詩尤工其卽事云翠添隣塹竹紅照屋山花蓋著色畫也

題歐公書梅聖俞河豚詩後

余嘗戲語鄉人河豚雖毒而人能啖之毒又甚矣梅聖俞勤勤憂人以參河豚致死乃謂籠蛇蝦蟇爲無苦其

爲人計固厚然二物獨何罪乎因仲止寄此刻謾題以
當一笑久別安隱

題石月硯屏後

歐陽文忠公石月硯屏余見於陳文惠公裔孫忠懿家
云公昔所贈也歐公愛玩不自持至謂兩曜分爲三蘇
子美梅聖俞又各爲說美惡相攻反令此石受垢良可
歎爾物之真者世不必貴常貴其似然相似之品亦多
蓋其偶然又皆人所共見不甚異也月中有樹世莫能
見特相傳爾石暈正圓白中涵樹文因其可見象所莫
見雖難言之若相傳爲不謬則以石似月有足異者矣

沈經諸公辯博之論垂二百年乎陳君宜寶藏也嘉定
癸酉

書龍川集後

余旣爲同甫序龍川文而太守丘侯真長刻於州學教
授侯君敞推官趙君崇崑皆佐其役費同甫雖以上一
人賜第不及至官而卒於是二十年矣遺藁未輯愈久
將墜真長不惟收卹舊故存其家聲可以託生死厲薄
俗至於趨然以其文字廢興任爲己事僚友一時志同
義合相與扶立俊豪魁特之緒使流風餘論猶能表見
於後人蓋知古太守職業者也同甫集有春秋屬辭三

卷放今世經義破題乃昔人連珠急就之比而寄意尤
深遠又有長短句四卷每一章就輒自歎曰平生經濟
之懷略已陳矣余所謂微言多此類也若其他文海涵
澤聚天霽風止無狂浪暴流而回漩起泝縈映妙巧極
天下之奇險固人所共知不待余言也

題陳秀伯碑陰

余旣銘陳君昂重言曰昂母林氏同縣林坳里人生十
八年歸先人林氏富陳氏貧父祖同宦學道里常千餘
母從姑窮舍中插椳自蔽歎曰是可長處乎盡傾齋裝
悉買田始治屋今礪碕東山西奧三村多遺疇焉余固

疑陳君無所合於世何遽至給足而夫人能以枝葉芘
本根克私成公信天下賢女子也有儒業無儒效衣食
併日門單戶寒故昔人以爲誤悔之久矣自君高及昂
爲儒累累效無寸尺誤豈少耶母棄昂時未三十爾然
而上伸舅姑之養下隆子孫之託皆夫人力也不可以
無傳因書昇昂使刻於銘側

題二劉文集後

按周博士集元豐時永嘉同遊太學者蔣元中沈彬老
劉元承劉元禮許少伊戴明仲趙彥昭張子充所謂不
滿十人而皆經行修明爲四方學者敬服者也紹興末

州始祠周公及二劉公於學號三先生余觀自古堯舜
舊都魯衛故國莫不因前代師友之教流風相接使其
後生有所考信今永嘉徒以僻遠下州見聞最晚而九
人者乃能違志開道蔚爲之前豈非俊豪先覺之士也
哉然百餘年間緒言遺論稍已墜失而吾儕淺陋不及
識知者多矣幸其猶有存者豈可不爲之勤重玩繹之
歟

題陳中書孝廟聖政序橐

公羣子師崇言公親以二橐授之使謹藏勿墜意殆有
記云時李翰林巘已具草光宗更自命公蓋公之文得

用於一典冊如此可謂儒者之盛矣余觀公一生學
力稽事驗物發言成章其可以緝熙國經扶補已

甚衆顧偶未用也君幸益求他橐庶謹藏勿墜會嘗
有用時如晉修范武子之法漢條賈誼董仲舒之論然
後爲盛爾

題張都官送行詩後

張公送行詩及題卷後者司馬范公而下瑰瑋名士往
往焉言語字畫森然眼旁歛懷其人不寐竟夕

題張溟雲谷雜紀後

張清源篤志苦學出入羣書援據殫洽欲於周丞相洪

丙翰中間更展一席地非凡材也余素以寡陋自媿垂
盡殘年僅得親近其論日間所未聞不亦快哉泊宅編
載張安道花書名事恐誤當更考正人不可不知也

題蔡君進書後

蔡君兩書文詞溫雅所論皆田里實利害也然其病在
於本源夫巨潦汎濫流蕩漂溺至以滔天滅木爲患若
使反壑則波浪靜矣余不識君而嘉其有憂民之心姑
題於末

題韓尙書帖

韓公子師守東陽樓公景山爲博士以文字相從游常

冰月至教行廳五柳堂對北山蒼茫有無賓主更賦漁
樵巨答鼓角動乃歸諸司不能容韓公竟罷去當時有
議者皆怪訝謂此乃古人遺風前輩雅韻奈何反被劾
也今帖所謂奇文大篇流傳人間蓋不誣矣

題端信師帖

信大師自天台教觀兼習諸宗性義融徹詞辯鋒起
淳熙初都下禪講尙多宿舊名人師年少操矛入室援
據今古中其機要咸相顧歎駭曰信書廚不可與爭也
三子監主簿甄公良友意疎而說慧高下在口師未嘗
假借有猝疑詭問必釐析首末使傲消氣折乃已甄公

尤畏之聞以長年人莫識面惟教其徒令速趨西方空
寂無世間名利語以此自終余每病學佛者徒守一悟
而不知悟本或外示超俗而實墮俗紛若師庶幾免矣
題周子實所錄
余久居水心村落農蓑圍笠共談隴畝間有士人來多
言場屋利害破題工拙而已周子實數過余必示以前
舊聞每得一二耳目鮮醒寘於舉業叢中不啻夜光
之照敝帚也古人多識前言往行謂之畜德近世以心
適性達爲學而見聞幾廢爲其不能畜德也然可以畜
德猶廢之狹而不充爲德之病矣當更熟論

其步題林秀才文集

林君自言賢良宏詞雜論著凡三千篇時文亦三千篇
然猶不待與黃策中所謂一冒子者較其工拙鬢髮蕭
然奔走未已可嘆也昔東方朔上書亦至三千牘漢武
帝覽之輒乙其處君儻有是意乎

題張聲之友于叢居記

仕而改室雖古人比於自崇兄弟則因其舊不假慮矣
兄弟之子又慮不及矣非其恩薄也勢則然矣若夫高
棟大屋涼軒燠館樓閣照映而又多設空基以廣異日
之不足如聲之之爲者蓋千百不一見也然則古人不

能而聲之獨能之何其以是心具是力邪張氏之居曰陶山山回水明葱秀蓊蔚如善畫者開元以來世有冠冕自元豐至開禧第科目者十三人聲之嫁娶孤子女親戚朋友待以葬埋衣食甚衆爲人恢疎談笑放曠江湖間其立朝治民固當世所推而余獨記其細行如此

題拙齋詩藁

王君大受字仲可初戴肖望常疑病甚聞其父克明豪士也隱於醫死能復生廢能復起強自載詣門視之曰無苦久客心動耳畱薦煥館食軟膩君時甚小父子同其起居把酒談笑晝夜相屬肖望欣然忘還踰月搖大

舫送至都執手珍重而別余以是奇君紹熙四五年光宗疾不能謁重華諫者傾朝諂者盈市憲聖后兄子璿最賢君因琚奏孝宗陛下惟一子不審處利害恣國人騰口取名於家計大不便且羣臣以父子禮故諍不敢止陛下何不出手詔云皇帝體不安朕所深知卿且勿言須秋涼朕自擇日與皇帝相見也孝宗喜其策會晏駕不果用慶元初徐誼以忠被譴徙南安軍勢洶洶未已君謀爲薄誼罪者一日韓侂胄女歸寧忽致誼書侂胄發由愴然卽移袁州方議再移使臣蔡璉妄言牽引誼衆爲誼懼君調護從容竟得移婺州尋歸故郡矣於

是胡紘劉德秀等多架造險阻欲株陷良善人人皇恐不自保君又請琚曰太后誥外庭毋更論往事卒消黨禍力十居六七其慮存國家以人材否泰爲已憂樂余實親見至他救過解紛功尙多有非余所見故不得而言也士影隨響接或毀君太過余亦不取也君文峻簡通縛而詩特工前四十年余固已稱之自後歲別爲什什必愈進格愈老字愈嫩語益近趣益遠冰凝水泮不可離合也蓋謀臣智士遁藏草野能終身不耀養其心至矣而文采晦鬱無名以傳騷人墨客嘲弄光景徒借物吟號夸其名甚矣而局量淺狹無道以守若君憂患

不干其慮而詠歌常造其微庶幾兼之也噫笠澤煙雨之上西湖花月之下君未嘗不畱連顧賞余亦一二寄懷其閒矣昭武雖佳山水惜君羈囚淹躓而余旣七十謝世待死無復會期矣讀此橐盡拊卷遐想因以其平生大節綴之於末

題陳壽老論孟紀蒙

古聖賢之微言先儒所共講也然皆曰至二程而始明凡二程所嘗講皆曰至是止矣其密承親領游楊尹論之流而張呂朱氏後時同起交闡互暢厥義大宏無隱蘊焉竊怪數十年士之詣門請益歷階覩奧者提策警

厲之深涵玩充溢之久固宜各有論述自名其宗而未聞與衆出之以扶翼其教何哉豈敬其師之所以覺我而謙於我之所以覺人歟天台陳耆卿生晚而又獨學奚遽筆之書然觀其簡峻捷疾會心切己則非熟於其統要者不能入也總括凝聚枝源派本則非博於其倫類者不能推也機鑰嚴祕門藏戶攝則非老於其家室者不能守也勾萌榮動春華秋實則非妙於其功用者不能化也蓋數十年所未見而一日得之余甚駭焉嗟夫余雖後死而素無其質終不足以進此道矣使子及其時步趨規矩於親領密承之間回復折旋於互暢交關之盛不挺然異材乎不柄授之以扶翼其教乎愧余之不足進余昔之言也美子之不可及余今之言也當以今之言爲揭

錢則甫字說

錢翼世自天台來言曰惟名先人所命而未有以字敢請按戴翼其世漢詔策語也爲字曰則甫夫則先王之法非戴翼其世之謂也戴翼其身之謂也身不能翼世於何有六七聖人皆以身之道顯而孔子述之豈論世哉故曰徐行長者謂之弟始於是矣周道衰士不知以身爲本而皆以世自名凡所爲立私智挾汙說無不欲

八心文錄 卷一 五
破壞先王之法而卑薄其身者然則世安從治而功何
繇成宜其不能反而日以仆滅也漢人淺陋不原古始
黃老道德之意申韓法術之學皆破壞先王之法者也
而謂其欲則先王之法皆斲喪其世者也而謂之戴翼
其世嗚呼可悲也已子質高而智明必審擇而固守之
必義無利也必厚無薄也必安無躁也必垂於永久無
苟於一時也皆所以則先王之法而戴翼其身也世不
是之取而奚取耶

題陳壽老文集後

建安中徐陳應劉爭飾詞藻見稱於時識者謂兩京餘

澤繇七子尙存自後文體變落雖工愈下雖麗益靡古
道不復庶幾遂數百年元祐初黃秦晁張各擅毫墨待
價而顯許之者以爲古人大全賴數君復見及夫紛紜
於紹述埋沒於播遷異等不越宏詞高第僅止科舉前
代遺文風流泯絕又百有餘年矣文之廢興與治消長
亦豈細故哉今陳君耆卿之作馳驟羣言特立新意險
不流怪巧不入浮建安元祐恍焉再覩蓋未易以常情
限也若夫出奇吐穎何地無材近宗歐曾遠揖秦漢未
脫模擬之習徒爲陵肆之資所知不深自好已甚欲思
目前之用固難矣又安能及遠乎君之爲文綿涉旣多

培蘊亦厚幅制廣而密波游浩而平錯綜應會緯經勻
等膏潤枯筆之後安徐窘步之末若是則薦之廟郊而
王度善藏之林藪而幽願愜矣若又審其所從不求強
同貴其所與母爲易得趨捨一心之信否臧百世之公
則何止於建安元祐之文也君必勉之

題錢夫人碑陰

銘初用允元壙記已而使君謂余承務累贈朝請大夫
三稜封太宜人孫曰坡孫迪功郎溧水縣主簿孫
朋孫稱孫思孫孫女壻曰鄉貢進士黃芾承務郎鎮江
奇椿庫凍纘已卒曰周幼學上蒙正未嫁曰某曾孫

男曾孫女皆三人蓋壙記後事夫爵列之極孫
有家者甚重而余文已就不可復益矣異日刻志

陰

題劉潛夫南嶽詩藁

往歲徐道暉諸人摧落近世詩律斂情約性因狹出
合於唐人夸所未有皆自號四靈云於時劉潛夫年其
少刻琢精麗語特驚俗不甘爲鴈行比也今四靈喪其
三矣家鉅淪沒紛唱迭吟無復第敘而潛夫思益新句
愈工涉歷老練布置闊遠建大將旗鼓非子孰當昔謝
顯道謂陶冶塵思模寫物態曾不如顏謝徐庾雷連光

景之詩此論既行而詩因以廢矣悲夫潛夫以謝公所
薄者自鑒而進於古人不已參雅頌軼風騷可也何必
四靈哉

題周簡之文集

頗記十五六長老詰何業以近作獻則笑曰此外學也
吾憐汝窮不自活幾稍進於時文爾夫外學乃致窮之
道也余愧詩卽棄去然時文亦不能精也故自余輩行
累數十百人皆得大名登顯仕而終不以文稱比歲詞
人文士角立傑出盛哉盛哉一日垂出門周君簡之遺
余書及雜詩文立讀駭異因同登明遠樓徧示坐客無

不改觀屬目所謂角立傑出者也然外學旣工而時文
又精所以難也今之公卿好文詞者甚衆子養不足壯
未偶挾二能而求遂其所欲將無不可

跋劉克遜詩

著作正字及退翁兄弟道誼文學皆賢卿大夫天下高
譽之不以詩名也克莊始創爲詩字一偶對一聯必警
切深穩人人詠重克遜繼出與克莊相上下然其閒淡
寂寞獨自成家怪偉伏平易之中趣味在言語之外兩
謝二陸不足多也自有生人而能言之類詩其首矣古
今之體不同其詩一也水爲沅湘不專以清必達於海

玉爲珪璋不專以好必薦於郊廟二君知此則詩雖極
工而教自行上規父祖下率諸季德藝兼成而家益大
矣方左鉞其友也當亦以是語之

題姚令威西溪集

初完顏亮來寇舉朝上下無不喪膽直云師百萬何可
當惟有退走爾獨姚公令威抗論沮止謂今歲八月入
翼明年七月入軫又其行在己巳者東南屏蔽也又推
算太一熒惑所次皆敵必滅之兆未幾亮果自斃江淮
復安余嘗嘆國不可無智士不智於人當智於天公著
書二百卷古今同異無不該括豈獨智於天哉惜其盛

壯不預采錄晚始召對殿中忽感風眩而死悲夫余不
及識公而與其子僅從僱同僚從孫鎔以公西溪集叢
語遺余其古樂府流麗哀思頗雜近體詩長短皆絕去
尖巧乃全造古律蓋加於作者一等矣至以易肥遯爲
飛遁引注說文不若是念以辯孟子不若是恕尤非余
寡見淺聞所能到也夫欲折衷天下之義理必盡考詳
天下之事物而後不謬余旣不學又不得見如公者而
師之徒掩卷追想於百年之外爾

題潘刑曹郎帖

初王倫歸自北朱弁洪皓皆附家問至金蓋有意就和

也朝廷因命潘公致堯亟往於是二聖始得聞高宗中
興慮迎送以禮往反不越期既而韓肖胄胡松年再聘
遂與李永壽王詡偕來矣當其時以天下之大寄命於
一使諸公無不起徒步至執政侍從者潘公之孫傅監
天富鹽場爲余言公使還得刑曹郎竟以此終獨不盡
用何哉傅善於鹽事玉環人甚愛之而明辯果決識情
僞論議常透底裏使有知君者或當繼其祖焉

題薛仁靜墓

薛景石之弟名山字仁靜死嘉定七年二月二十一日
葬九年四月二日墓地曰丁亥橫山君常讀周易行攜

坐挾終身不釋人與語多不答或徑起莫測其意

題黃巖蔡冲之墓誌後

君之賢余蚤得於其兄博士略具忠翊墓中今又讀幾
道所誌君墓益信然幾道敘君能捐所有以與人甚詳
而言君能自致其所有則略今其已驗之法固在使滂
兄弟舉而行之富復如君則捐所有以惠鄉黨不爲難
矣不然則自所有將不足而安能及人滂尙勉之

跋義役

保正長法不承引帖催二稅今州縣以例相驅訶繫鞭
撻遂使差役不行士民同苦至預釀錢給費逆次第其

先後以應期會名曰義役然則有司失義甚矣余嘗問
爲保正者曰費必數百千保義者曰必百餘千不幸遇
意外事費輒兼倍少不破家蕩產民之惡役甚於寇讎
余嘗疑之官人以牧養百姓爲職當潔身馭吏除民疾
苦追則有期約日以集使賄必行應追者任之可也
民疾有產視稅而輸使賦必重應輸者任之可也保正
長會最督促而已何用自費數百千及百餘千甚或兼
幣以至破家蕩產乎且此錢合而計之歲以千百巨萬
旣不歸公上官人知自愛又不敢取誰則有此余欲以
其言爲妄然余行江淮閩浙洞庭之南北蓋無不爲此
冷自試其術以破余疑而不能意殊慘然因孫君義
役書成輒題於後以告其得爲者

題瑞安宰董煇出蘇黃二帖後

受敗羣之民掣循吏之尉爲監司帥守者通患也山谷
此帖却當使上官見之或能爲君助乎蘇書與董氏親
書皆君家舊物源流遠矣淵明薄宦窮愁蘇公謫居安
命法正應爾君以材名受舉治劇縣方當忍事愛民終
成美績恐輕懷此意他日隨機感觸將動浩然之思不
可不先慮也

水心文鈔卷十終

水心文鈔跋

予年逾弱冠始好誦古大家文字於北宋歐曾蘇王外
最嗜劉小父貢父諸作泊在一宿老處得觀水心文集
喜其序事入妙一往情深氣體光昌法隨文立嗜之不
翅二劉嗣見南雷文定內稱龍泉文章崢嶸天壤莫非
微言大義之散殊曝書亭集亦時引以爲重黃朱兩公
不輕服古人者而尙論若是因私慰鄙見適符偶與淳
安方君心醇語及聽予言之津津特發其行篋所攜割
愛以贈業經樸山先生硃藍點勘采協古文義法燦然
可觀令閱者不忍釋手繼時歲次戊寅厥後先生父子

旋和繼下世茲予未敢崇美謹仍先生所選定乃與鮑君以文相為校訂重鈔付梓雖愧力絀不克復依原刻也物在人亡撫今思昔蓋忽忽三十年矣可慨也夫乾隆五十四年七月既望桐鄉後學葉良球葵崖甫跋

言大業之始... 際二澄湖具南雷文法內... 喜其京事入... 如... 十平... 不心文... 跋